

日本告別戰後

亞太新格局與日本輿論導向

■卓南生 著

日本告別戰後

亞太新格局與日本輿論導向

卓南生 著



八方文化企業公司

八方文化企業公司

Global Publishing Co. Inc.

日本告別戰後

—— 亞太新格局與日本輿論導向

作 者 卓南生

出 版 者 八方文化企業公司

Global Publishing Co. Inc.

1060 Main Street, River Edge,

NJ 07661, USA

印 刷 Multiprint Services

初 版 2000年7月

國際書號 ISBN 1-879771-41-1 (pbk)

版權所有 © 2000 Global Publishing Co. Inc.

告別戰後 奔向何方？

——代序

80年代初期，日本鷹派首相中曾根康弘提出“戰後政治總決算”的路線，主張日本擺脫戰後以來在美國規定的框架下推行的內外政策、制度與思維方式。90年代初期，從自民黨秘書長搖身一變為“非自民黨聯合政府”總指揮，一度紅得發紫的新生黨秘書長小澤一郎高唱“普通國家論”，拋出凡是別的國家能做的事，日本沒有理由不能做的主張。到了90年代末期，被譽為“真空總理”（中曾根語）小淵惠三的“幕後首相”，內閣秘書長野中廣務則口口聲聲表示“本世紀問題要在本世紀內解決”。

從表面上看，三者的提法不盡相同。特別是被譽為“小（小淵）中（野中）下（竹下）內閣”（日本媒體戲稱小淵惠三首相為前台人物，其背後全靠野中的策略和前首相竹下登的影響力）不可多得的謀士野中，和公然高舉鷹派旗幟的前兩者的基調似乎不甚協調。中曾根主張對“戰後政治”進行“總決算”，其濃厚的“復古情調”一目了然。他再三批判“太平洋戰爭史觀”是“戰勝國對戰敗國的裁判”，並不顧亞洲人民的強烈反對，在1985年8月15日以首相身分前往擺滿大小戰犯神位的靖國神社參拜，更具體地說明了他對“戰後政治”的批判，無非是要聊表對“戰前政治”的認同和肯定。“戰後政治總決算”所要引導的方向，是不言而喻的。

至於小澤一郎在細川護熙首相出面牽頭的“非自民黨聯合政府”時期拋出的“普通國家論”，其中心目標更清清楚楚表明

要丟棄戰後“和平憲法”對日本整軍的諸多制約。在小澤看來，只有“富國”而沒有“強兵”是不夠的。爲了達到“強兵”和“派兵海外”的目的，早在1990年8月還在擔任自民黨秘書長，主宰執政黨黨務時期，他就唆使當時的“輕量級首相”海部俊樹高唱“國際貢獻論”，強調日本不僅要出錢，而且還要派兵出力，參與解決中東海灣危機及後冷戰“國際新秩序”的遊戲。1991年4月，日本內閣決定打破憲法禁忌，派遣掃雷艇首次出國執行任務；第二年6月，國會通過“聯合國和平維持活動合作法案”（PKO法案）……等，皆與小澤大膽修憲的鷹派哲學及其積極姿態密切相關。

與中曾根和小澤相比較，作爲小淵惠三首相最重要幕僚的野中廣務，其鷹派色彩相對上就不太明顯。加以他是迄今到訪過“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最高級日本官員，並主張以更“開放”的態度處理旅日韓僑等問題及多次抨擊保守派代表人物小澤一郎等爲“惡魔”，有人甚至將他列爲自民黨的“鴿派人物”而對他有所期待與幻想。但翻開底牌，1999年日本國會之所以能夠通過如日美防衛合作新指針、國旗與國歌等一連串敏感的相關法案，無一不與野中“本世紀問題本世紀內解決”的口號和戰略有關。他積極拉攏小澤的自由黨和有宗教色彩的公明黨成立“自自公三黨聯盟”，無疑是促使上述法案通行無阻的最佳保證。野中曾經是抨擊小澤及公明黨的急先鋒，但爲了達到其戰略目標，卻在一夜之間表示即使是與“惡魔”聯手也在所不惜。其善變之徹底程度，不能不令人瞠目結舌。日本傳媒之所以經常將他與“君子豹變”劃上等號，道理就在於此。從這角度來看，由於有效推動上述諸多敏感法案而被譽爲“一級宰相”的“真空總理”小淵惠三，有一大部分功勞該歸給善於玩弄兩面手法的野中。

說得更清楚些，野中及小淵內閣的“本世紀問題本世紀內解決”的口號，並不是真心誠意看待日本的戰爭責任和“戰後責任”，而是旨在以最小的代價，擺脫戰敗以來日本身上肩負着的大小包袱（其中最大的包袱，莫過於“和平憲法”）。小淵內閣與中曾根內閣及小澤一郎幕後指揮的幾個“輕量級內閣”，實際上是一脈相承的。彼此的共同目標都是要修改憲法、告別“戰後政治”。公元2000年1月20日，日本參眾兩院打破禁忌，正式成立“憲法調查會”，意味着“和平憲法”壽終正寢，只是時間上的問題。在內有“自（自民黨）自（自由黨）公（公明黨）三黨聯盟”強力推行，外有最大反對黨民主黨黨魁鳩山由紀夫搖旗吶喊，相互呼應下，日本“戰後政治”的根基，已經全面動搖！

問題是，日本在告別“戰後政治”之後，將奔向何方？

本書是繼拙著《大國夢與盟主論——“總保守化”的日本政治與外交》（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5年3月）面世後，筆者為各報撰寫日本時評的集子。中心內容是論析1994年社會黨委員長村山富市出任“輕量級首相”以後，日本政治與外交邁入“向戰後政治告別”的過程。本集子的一大特徵，是對日本媒體在日本政治轉型（即邁向“總保守化”和“向戰後政治告別”的道路）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有較着重的分析。這一方面固然是與個人近年來學術研究的重點之一——日本傳媒對亞洲問題報導的系譜研究有關；另一方面是在這段時期，為了配合國策的需要，日本傳媒在鼓吹“大國意識”方面有着更為突出的表現。加以近年來筆者曾為《東京新聞》撰寫每月新聞評析文章，也為《每日新聞》撰寫類似的專欄，筆者對日本傳媒的走向不能不予以密切的關注。透過對日本媒體輿論導向的分析，筆者希望能對今日日本政治的大氣候，向讀者提供一個比較清晰的輪廓。

收錄在本集子的文章大多數曾在新加坡《聯合早報》發表，部分文章也曾載於馬來西亞的《星洲日報》，香港的《信報》、《大公報》和《亞洲週刊》及台灣的《聯合報》、《歷史研究》和《卓越雜誌》月刊等。文末沒有特別注明者，皆指刊於《聯合早報》的日期。

這本冊子能够面世，首先得感謝曾於1992年出版過拙著《日本政治評論二十年》的老友潘國駒博士。如果没有他同意在其世界科技出版社旗下的八方文化企業公司，再度接受這本和科技與營利無緣的評論集的話，本書要和讀者見面恐怕還得拖延一段時間。同時，也應感謝負責編輯工作的韓川元先生和唐文靜小姐，以及在出版過程中給予多方協助的前同事吳鳴震先生和張從興先生，東京大學社會情報研究所孫盛林、祁景濤及龍谷大學國際文化學院姜鵬等同學。

作者 2000年3月上旬於日本京都

本書在最后一校時，東京傳來了小淵首相突然病倒的消息。緊接着，是森喜朗首相領導，被視為“選舉管理的內閣”宣告誕生。為趕上時局的變化，本書增添了數篇分析文章。不過，應該指出的是，不管日本首相臉孔是否更換，日本“告別戰後”的基調並未有任何絲毫改變(有時甚至是加快步伐)的徵兆，日本在“告別戰後”之後將奔向何方，依然是各方視線之所在。

作者 2000年5月上旬於北京大學未名湖畔

目 錄

告別戰後 奔向何方？——代序

一 “總執政黨化” 政壇上的離離合合

政壇勢力重組與社會黨首相誕生	3
“新產品”已喪失魅力！	7
醜態百出的“政界重編劇”	10
無黨派“怪物”為何崛起？	14
低投票率帶來的衝擊	17
村山為何匆匆掛冠而去？	23
橋本上台後“一龍戰爭”的意義	27
前社會黨的悲劇與民主黨誕生	32
前田中派依然操縱政局	35
自民黨的封官攻勢與社民黨處境	37
橋本首相應感謝的三個“恩人”	41
橋本辭職將否影響日本政局？	45
“真命首相”小淵為何遇到阻力？	48
梶山能有多大作為？	52
“一三六戰爭”怎樣收場？	56
小淵有何“鬼手佛心”的法寶？	60
宮澤喜一為何粉墨登場？	64
“小中下內閣”與自民黨派閥重組	69
鷹派東京都知事是怎樣誕生的？	
一 一場保守派穩操勝券的角逐戰	74
二 自民黨為何向公明黨大送秋波？	77
三 “自公聯名”為何未奏凱歌？	79
四 民主黨和共產黨為何無法應戰？	81
五 冰凍三尺 非一日之寒	84
六 誰在“春眠不覺曉”？	88
“鈍牛首相”大平與小淵之異同	92
“舌禍首相”誕生過程及其反響	98

二 “大國夢”、“不戰決議”與輿論攻勢

村山南訪與日本傳媒反應	105
村山向紀念碑獻花後的政治效應	108
日本傳媒對“常任理事國”情有獨鍾	111
橋本敲響的警鐘	114
“從軍記者”給報界帶來什麼教訓？	119
阪神地震與“安全保障”論爭	122
“亞細亞主義”為何令人生畏？	126
傳媒為何提倡“脫美入亞”論？	130
《馬可波羅》月刊為何被迫停刊？	133
“不戰”議案爭執的虛虛實實	136
村山訪華後日本國內“不戰決議”的論調	139
日本國會何必多此一舉？	142
從“國會決議”論爭看日本如何總結歷史教訓	
一 “不戰決議”提出的背景與原意	147
二 “反省”與外交戰略的微妙關係	150
三 “決議”論爭為翻案者提供了論壇	153
村山道歉談話的份量與意義	157
官民一體掀起反核試驗高潮	160
從沖繩事件到村山“失言”風波	164
傳媒鼓吹“議長國日本期待論”	168
“四、七、十遊戲”與日本盟主論	171
安保“重新定義”與憲法論爭	174
世紀之交看日本走勢	
一 “真空總理”為何被捧為“一級宰相”？	178
二 替“一級宰相”抬轎的“自自公聯盟”	181
三 日本反對黨扮演何等角色？	185
四 越“清理”越糊塗的歷史包袱	188
“和平憲法”何時送往博物館？	194
“謊言”集會與“思想自由牌”	201

三 後冷戰亞太格局與日本定位

亞歐會議與日本傳媒反應	209
台海危機與日本微妙態度	213
台海平靜後看日本輿論導向	218
釣魚島領土爭議與日本的四張王牌	222
“福田主義”是否已過時？	229
“橋本主義”呼之欲出！？	232
中日關係的死結在哪裏？	236
文字遊戲與中日摩擦火花	239
中美日俄外交新遊戲	
一 江澤民訪美對日本的衝擊	243
二 日俄會談成功的虛虛實實	246
三 中日關係僵化的悲劇	249
印尼動亂與日本的反應	
一 散播“華人操縱經濟論”	253
二 不愛民機愛軍機	256
日本傳媒與香港回歸	260
克林頓訪華與日本的焦與慌	263
韓國總統訪日後看日韓新時代	
一 金大中事件、“天皇談話”與分裂國家	267
二 經濟危機與日韓關係調整	270
三 如何評價日韓聯合聲明？	274
江澤民訪日前夕看中日“歷史問題”的爭議	278
江澤民訪日前夕看日本對台灣問題的反應	282
在東京看中日關係如何鬧僵	286
透視日本傳媒的輿論導向	292
如何解讀北京的“歷史情結”？	297
中日關係應如何改善？	301
從“中國崛起論”到“中國分裂論”	
一 白宮為何加強美日軍事同盟？	305
二 日本擔心中國睡獅覺醒	308
三 形形色色源自日本的“分塊論”	311
投“石”問路 日本大打“台灣牌”	315

四 座談、訪談與專論

日本能否獲得亞洲信任？【座談】	321
日美聯合聲明與新冷戰	327
怎樣看待香港回歸？	330
中日關係風雨三十年	333
日本論壇的“華僑與華人論”	
一 中日關係與“華僑研究”	339
二 無法擺脫戰前的框框	342
三 七十年代以後的動向與特徵	345
四 與“中國崛起論”緊密掛鉤	349
五 後冷戰的輿論導向與戰略	352
日本究竟出了什麼毛病？	
一 從“火鳳凰”到信心喪失	357
二 層出不窮的官商勾結事件	360
三 “官僚主導體制”成功的神話與現實	363
四 “日本第一”與當前的困境	366
【附錄】村山內閣成立後日本政治外交大事表	373

“總執政黨化” 政壇上的離離合合

政壇勢力重組與社會黨首相誕生

一年來日本政壇相當熱鬧，單單是首相，先後出場的就有四個人。首先是“萬年執政黨”自由民主黨的宮澤喜一被迫下台；緊接着是高舉“改革”大旗的日本新黨領袖細川護熙，在八黨派反自民黨聯盟的支持下走馬上任。細川是以推行廉政為號召，但沒想到僅僅當政八個月，就因曾擁有涉及金錢醜聞的記錄而被迫引咎辭職。

在細川之後，就是自稱為只是按照後台老闆小澤一郎（新生黨秘書長）劇本表演的新生黨掛名黨魁——羽田孜粉墨登場。但這一開始即被斷定為“短命”的內閣，只上演兩個月即告閉幕。取而代之的是自民黨與死對頭社會黨合組的聯合政府，出場人物是眉毛粗大且長的社會黨委員長村山富市。

結束一九五五年體制

對着這來也匆匆、去也匆匆的“首相更換劇”，別說在日本以外的人士摸不清底細，即使是每晚在電視機前面捧腹大笑，觀賞緊張刺激“政治連續劇”的日本看官們，也往往被搞得糊裏糊塗，如墜入五裏霧中，不知政治家們在搞些什麼花樣。

為什麼日本政黨會搬演如此令人難以理解的“首相更換”連續劇呢？借用日本政治家和大眾傳播媒體的話來說，就是由於日本正在進行“政界重編”（即政治勢力重新組合）。那麼，日本政界為何需要進行重組呢？有關的“模範答案”是：自從一九

五五年保守派與革新派分別組成自由民主黨和社會黨以來，前者就一直在掌權，後者則一直扮演着反對黨的角色，政權從未更換過。如此這般的“一九五五年體制”既促使長期當政的自民黨與官界（公務員）、財界相互勾結而形成“政、官、商”鐵三角的牢固關係，同時也使“萬年反對黨”的社會黨淪為“什麼都反對、不負責任的反對黨”。為尋求突破，以及東西方陣營冷戰結束後“日本大國所賦予的使命”，上述局面必須改變。

旨在清除大國“障礙”

相當諷刺的是，最早主張將政界改組為兩個保守黨制，以便根除長期政權所帶來的腐敗政治的，不是別人，而是貪污罪證如山，後來被迫退出政壇的前自民黨強人——前副總裁金丸信。至於其積極支持者，卻是與他稱兄道弟，後來也受到牽累，並被迫辭去社會黨委員長職務的田邊誠。由此可見，政界改組旨在杜絕貪污事件之類的說法，原本就不足為信。

不過，政界改組或者在這過程中高喊的“政治改革”（嚴格而言，只是選舉制度的改變）口號，是在日本國民對層出不窮的自民黨貪污事件極端不滿的背景下提出的，卻是不爭的事實。在一般民衆眼中，自民黨政治早已成為腐敗政治的代名詞。於是，如何改變國民對政治與政治家的看法，及挽回他們的信心，便成為自民黨高層人士面對的難題。由於金丸信是當時最有權勢的自民黨“首相締造者”，這項艱難任務遂落在他及其親信小澤一郎（自民黨前秘書長）身上。既想保住原有的權勢與維持統治秩序，又得讓國民對政治家與政治前景充滿希望與信心，這就是政界改組的編劇者在草擬劇情時不能忽略的重要目標。

當然，如果只是為了挽回老百姓的政治信心而進行政界重編，未免過於興師動衆。既然要進行大改組，就得訂立遠大的戰

略目標，而這個目標便是一勞永逸地清除日本國內妨礙“日本大國”闊步邁進的反對黨力量。說得更具體些，就是削弱乃至根絕在憲法問題上一直與自民黨針鋒相對、展開論爭的社會黨等反對黨的勢力。換句話說，在金丸信與小澤一郎的政界重編的劇本中，日本政壇將逐步發展為兩股保守勢力：其一是原有的自民黨，其二為一個與自民黨不相上下或者比自民黨更保守的政黨或陣營。這就是兩黨輪流“坐莊”，兩大保守黨制的雛形構想。

社會黨全面妥協

回顧過去一年來日本高潮迭起的政界重編連續劇，其劇情始終不離上述主線。在有關演出正式開幕時，原有的劇作者金丸信雖已被逐出政治舞台，但其得意弟子小澤卻一直手執指揮棒，全面操縱着政局的發展。他雖然因為粗暴與蠻橫的手腕而樹立了不少政敵，但確實也建立了一些政績，如迫使原已立場動搖的社會黨人拋棄其建黨方針與原則。

在“當權第一”口號的引導下，社會黨逐步向新生黨靠攏。在羽田內閣成立前夕，社會黨被迫簽署“政策協議書”，顯然已宣佈該黨在防衛問題與稅制改革問題上，向小澤的新保守派妥協。事情演變至此，所謂社會黨與日本其他保守政黨水火不容的神話遂被打破。社會黨既然可以與“比自民黨還自民黨”的新生黨聯手合組日本人所說的“野合政權”，該黨當然也就沒有理由不能和自民黨攜手合作。

邁向“總保守化”

由此可見，一年來令人眼花繚亂的日本政壇變化，其實是循序漸進地朝着“兩大保守黨制”（實際上就是政壇總保守化）的目標發展。

就以這回社會黨委員長村山出任內閣首相來說，人們最初雖然會感到驚訝，但在驚訝之餘，只要冷靜思考，就會發現到新內閣有以下特徵：

第一，新聯合政權雖然以村山掛帥，但實際上卻是另一型態的自民黨政權。日本《每日新聞》就曾以“臉孔為社會黨，但身體卻是自民黨”的大標題，形容這“二不像”的新政府。

第二，新內閣雖以鴿派姿態出現，但其鴿派定義已從原有社會黨的反對修憲與反戰的鮮明色彩，轉為自民黨式的“憲法擴大解釋論”。村山上台後先呼籲閣僚自我約束，避免到靖國神社參拜，但又即刻收回有關談話，以及社會黨決定推翻其基本政策，公開承認自衛隊合乎憲法等言行，皆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然而，不管社會黨是與前自民黨人的新生黨搞聯合政權，或是有如今日一般與自民黨成立“二不像”政府，社會黨在實際上已逐步成為前自民黨人或自民黨人的“補充力量”。正如大企業吞併中小企業一般，社會黨已近乎名存實亡，而將被原有自民黨的不同集團分別吸收與分化。從這個角度來看，社會黨委員長被捧為首相，似乎意味着該黨力量的強大；但事實卻相反，它透露出該黨已喪失自主路線與執行獨立政策的力量，而只能按照自民黨人或前自民黨人規定的格子走。這就是當前日本政壇最大的變化與特徵。

（台灣《卓越雜誌》一九九四年八月號）